

东平选集



DONG PING
XUAN 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袁银昌

东 平 选 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金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插页 8 字数 157,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500 册

书号：10078·3366 定价：0.71 元

序

很久以前，有几位同志提议要把东平的作品搜罗起来编印一本全集。这动机固然很好，但我想，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其一、据我所知，他在新四军曾印行过一本《向敌人的腹背进军》，那里面所写的，虽然都是些军中见闻散记，文字也并不怎么洗炼，但确实记载了抗日战争初期，我们新四军进入敌后的一些英勇斗争的史实，而现在却很难找到。如果要求全，这就不免是一个很大的破绽。其二、东平在文学上所走过的路，正如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所达到的一样，处在年轻的时期。他那丰富的生活，和在他作品里所流露的宏大的才能与奔放的热情，并未充分发挥，即如他的遗作《茅山下》，仅仅是他一篇没有完成的长篇的一个开端。如果要以他现有的作品，概括其全部才能，这就不免使他受到委屈。因此，选择其若干带有代表性的作品，集印成册，更能突出地显示其丰富的生活与宏大的才能的面貌。

远在二十多年前，和挂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招牌替反动统治阶级说教的“新月”派之流而对立存在着的革命文学界中，有一种标语口号文学，在词句上极其激昂慷慨，满脸的革命气，可是读过之后，那里面所写的人物，总不能使人信以为真，由此，也就可想见其战斗的力量了。正在这个时候，东平的名字和他的

196/27 73

“通讯员”在《文学月报》上出现了。此后，他写了不少短篇小说。在他的作品里，虽然看不到那些惊人的激烈的词句，但那对于真实的生活的描写，却给当时的革命文学阵营带来了一股新的坚实的战斗力。

就在这以后，我和他相识了。有一次，在闲谈中，他说：“要写作，就要不断地深入生活，不然，把过去的一点生活写完了，就要变成瘪三。”接着，他格格的笑了。当我们第二次在新四军相遇时，他时常出现在战斗的最前线。并且他始终没有放弃以文学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这时，我就理解他不是一个说空话的人。我不但羡慕他的创作才能，并为他的热爱生活所感动。我们便一天比一天亲近了。不料就在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日寇向苏北盐城大举“扫荡”，他在战斗中牺牲了。他的未完成的《茅山下》，便成为一件纪念物，直至抗日战争结束，才有机会把它印出来。现在收在这本集子里，对我来说，是感到特别的亲切的。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战斗的作家，往往以血打稿子，以墨写在纸上。而东平对于生活和创作就一直抱着这种严肃的态度的。因此，这本集子的出版，不但对于一般想要了解那一阶段的生活的读者，有着很大的作用，而现在我们有些飘在生活的浮面幻想写出现实生活的作家，我想，也可以从此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是为序。

柏 山 一九五三，五月。



丘 东 平 像

内 容 简 介

现代作家丘东平(1910—1941)，广东鹤山县人。早年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起义。三十年代在上海参加左翼文艺活动。中国共产党员。一九三七年投入“八·一三”上海抗战。一九三八年春参加新四军，这一时期他文学创作最活跃，最有成绩。一九四一年在苏北盐城一次反“扫荡”中壮烈牺牲。

本书系就东平同志遗作编选而成，共收小说十七篇，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写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记录了人民的觉醒与成长。

第二部分写于抗战初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作品既控诉了日本侵略军的残虐暴虐，又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与破坏抗战的罪行。

第三部分写于挺进敌后的新四军时期，突出地展示了共产党领导下抗日人民武装力量的日臻壮大。

书前有一九五三年初版时彭柏山写的序言。

目 次

序.....	柏山 1
沉郁的梅冷城.....	1
多嘴的赛娥.....	15
一个小孩的教养.....	23
红花地之守御.....	29
通讯员.....	45
中校副官.....	57
慈善家.....	76
第七连.....	83
我们在那里打了败战.....	94
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	100
暴风雨的一天.....	113
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118
王凌岗的小战斗.....	149

逃出了顽固分子的毒手.....	155
友军的营长.....	161
漂武路上的故事.....	165
茅山下.....	172

沉郁的梅冷城

—

为着一个愚蠢的守卫兵被暗算，也许是再微小些的原因吧，以致梅冷在防御上偶然失手的事，是一点儿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保卫队有着克服一切骚乱的能力，经过了一场恶战之后，暴徒们趁着夜里来，又趁着夜里走了。

但是，保卫队还有着不能不严重地加以研办的事。

保卫队宣布了一连三天的戒严令，把梅冷的四关口都封锁住了。人们只可以从外面走进城里，却不准从城里放出一个，——这唯一的任务，是搜捕在城里作着潜伏工作的叛党。

注意力的集中点，在于×军攻城的时候，城里发现的一颗炸弹。

炸弹在一间理发店的门口爆发了。

爆炸，除却在那街道上深深地挖成了一个窟窿之外，它似乎着重于一种无谓的忿恨的发泄，理发店的玻璃窗，给震裂得象不懂得爱惜精力的小孩子拿着铁锤儿细心地一片片去锤成的一样。

于是，一切成为臆测中的事了。

那最简单，最易于给抓在手心里的线索是：

第一，对于这炸弹爆发后的更严重的事态的继起之假定。

其次呢：

投掷炸弹的人之必为×军的内应，那是毫无疑义的了。

并且，——

最可注目的是那理发店里的理发匠。

马可勃，那理发匠是最初受审问的一个了。

马可勃是一个刚刚学会理发的小孩子。他的父亲在通行外洋的大轮船里当水手，常常隔了很久才回来一次，母亲是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马可勃给寄养在一位亲戚的家里，不久，从远远的地方，传来了他的父亲在船上失事的噩耗。从这时候起，马可勃给亲戚赶开去。

他在田野上糊涂地乱跑，学会了用竹篾片子编成的有着葫芦嘴的小篮子去小河边捞鱼的事。

有一次，天刚刚下过了大雨，马可勃偶然经过一个满装着春水的池塘的岸畔。

太阳透过低低的薄雾射出了新的光辉，水银一样披泻在那蒙茸、碧绿、带着水影的禾苗上。青蛙儿啁咯、啁咯、异声同调地唱着它们的歌曲，弹着天生口吃的舌头，不怕千遍万遍的重复。

马可勃远远地望见了：那边，在一条田径和另一条田径之间流着一条小小的沟渠，沟渠里露出了一个人头。马可勃所看到的是梅冷的中年以上的农人、喜在后脑上留着的一排短发。当那人偶然回转头来，发现了马可勃正从这边向着他走去的时候，他张开着嘴巴（他一定遭遇了什么怪异的事），并且，他显然对着马可勃呼救。可是马可勃的耳朵给蛙声吵坏了，一点也听不出什么。

那人的下半身浸在水里，一件给雨水淋得湿透的薄薄的破衬衣，象街市里的墙壁上胶着的广告纸一样，胶住了他的紫黑色的皮肤。从他那痛苦的脸相上，马可勃所受的刺激，突然的叫那小小的心灵向着最伟大最成熟的方面扩展开去。

马可勃于是高高的站立在那小沟渠的堤岸上。

“啊，你可不是受了伤？”

马可勃这当儿的胸腔里装着光亮的灵魂，他快活极了，对着那人居高临下的发问着。

那人依然张开了嘴巴，但是，一点儿也没有效果，他用着最忍耐的声音低低地呻吟着。马可勃始终听不出他说的是 什么。

他看着那人伸出了一只手。

“对啦！”

马可勃暗暗的点着头，在一束禾苗的脚胫下拾起了一顶给浸得快要化掉了的帽子。

并且，这样的时间是一霎眼也不能迟缓的，他依照着那人的无声的吩咐，在那湿帽子的夹布里找出了一包类似炭灰一样的药物，丢进那人的嘴巴里。

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活跃地挣扎起来了。有一条很大的簕子蛇在他的手里给抓着，翻出了白色的肚皮，一条长长的尾巴在半空里卷旋着。

经过了这件事，马可勃依着成年人的行径结识了那怪异的家伙，就是那个幸而让他救活了起来的捉蛇人。

不久，那捉蛇人却又让一条最毒的毒蛇咬死了。

马可勃，于是，重又退下来从成年人变成了小孩子，到一个村庄里去给人家牧马。

但是马可勃始终得不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主人没有留给他

一点儿的情面，因为他突然变成了冒冒失失的样子，在马尾上点着了火，把马尾烧掉了。

当他做了理发匠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一点儿的成就，因为他鄙视着理发这一行业，他用自己积下来的钱买了好些把凿子和小刀，要去学习雕刻。

关于雕刻，他听过了一个故事。

这故事的好处，在于说这故事的人不在了，不晓得是从谁人的嘴里传下来的。他希望这故事能够在世上绝了迹，那末，他将变成了这故事里的人物，希望着这故事的再演。

马可勃于是游荡在他的神妙的幻觉中了。

但是，他天生着一副忠实的脸孔；他勤于做事，肯于受付托；从他的嘴里最容易得到答应。

马可勃在军法处受审问的时候，他变得越发驯良了，象是听从着理发店的师父师兄们杂乱的叫唤声，一下子扫地、一下子拿刷子般的，那小小的脑袋忙碌地转动着；站在检察官的面前装着不曾听见或者不曾觉察的傻头傻脑的样子，于是成了一件顶难的难事。

“这样的吗？……那样的吗？……”

检察官的发问象锋利的剑尖一样尾随着他的口供，紧紧的追踪着。

“是的！”马可勃的心里，有着一一条长长的退路，这退路恐怕是和那雕刻的故事，也有点儿关系的，“……炸弹，什么呀！噫，是的，这炸弹……是那个挑夫契米多里，他从别处带给我的，我知道这件事。……”

二

从那一百几十个囚徒群中，契米多里，他被提到军法处来了。

听说这个人曾经拒捕，他的左手在和保卫队挣扎的时候给砍断了。他的妻曾经结识了一个牧师，在牧师那边知道了一种止痛药，那是所有的止痛药中最能止痛的一种，契米多里的创口一点儿也不要紧，有着这样的药在敷着。他原本就长得强壮而且高大，两条裤筒高高的卷在大腿上，一对巨粗的脚胫象弯弯的刀板一般，朝着相反的方向牢固地分站着。为着身上失了许多血，这下子他的神情变得有点儿憔悴了。

契米多里是梅冷城里的人，为梅冷和海隆两地间的商号输送货物的一个挑夫。

从海隆到梅冷，没有河流也没有铁道，只有一条峻险的山路，要流转彼此的货物，挑夫，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交通利器。

契米多里走在从梅冷出发的挑夫群中，和平常时候一样，在正午以前到达了海隆。他们把货物分送给许多商号，再又从许多商号中接受了向梅冷方面输去的货物之后，依例是聚集在一间馆子里，解下了自己带来的干粮，没有带干粮的便吩咐店伙做几个黑面团。

契米多里有着别的任务。他连中饭也不在这里吃了。这一天，一走进了海隆，便没有看到他的影子。

契米多里哪里去了呢？

自己只管照料着自己的人们恐怕不会这样问。

这样，契米多里在一点儿也不受注意的时间里做完了许多事。

现在，他是可以回去的了。

但是，他必须把时间拖延下来。譬如往常回来的时间是在下午一点，那末这一次就必须拖延到两点，最好还是在两点以后，这样，在路上，他可以躲开了他的同伴们，避免许多无谓的阻梗，他们已经到了前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

一条小山溪，在那坚凝，峭厉的山谷里苦苦地挣扎着，幸而打通了一条小小的门径，冷冷朗朗，发出悠闲轻逸的笑声。从海隆到梅冷的山路，逶迤沿着那小山溪的岸畔走，小蛇儿似的，胆怯而又诡谲地，忽而，爬上了那挂着威吓的面孔的石堆，忽而，穿过那为长长的红脚草所淹没的小石桥。两边，高高的山峰，用着各种各样可惊的姿势，人对那小山溪所流过的地方俯瞰着，而且无宁说是寻觅着。契米多里挑着沉重的担子，一步一步的喘着气，在一处有着野槐的浓荫的路旁歇息下来。他象一只吃人的野兽，在未曾把人攫在手里之前，却反而躲避起来了，简直有点儿怕见人。但是这当儿，路上走过了一个戴着第一号大草帽，有点儿象大商号的出海一样的人，接着是两个抬着空轿子的轿夫，……契米多里倾斜着上身站立着，吐了一嘴口沫，变换脚胫的姿势，这样的动作都似乎给予了可疑的材料，而他所干的事就要毫无隐匿的败露了！

契米多里的经过是良好的，过了一会，他爬上一株高树去作一回了望，知道附近至少是半里之内再也没有一个过路人。契米多里于是把两条指头夹着拿进嘴里，用力的一吹，发出了哨子一样的尖锐的声音，接着，从那树林里爬出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呢？契米多里不认识，但是他所认识的不是人的面孔，却是一种共通的讯号。

契米多里终于说出了，……

这是超过了一切的忍耐力的肉体的痛苦迫着他说的。他给倒吊在半空中，有三条夹着铅线绞成的皮鞭子在他的给脱得赤条条的身上交替地抽打着。他晕了过去，又给用冷水喷醒来，另外，在那断臂膊的伤口敷着的药给扔掉了，换上了一包盐，在盐着。

契米多里怪声地叫着。

“……炸……炸弹……是从那……那人(从树林里出来的那人)的手里交给我的……”

契米多里鼓着他那将近死去的活力说。

三

“马可勃，” 检察官回转头，有条不紊地呼着那小孩子的名字，“契米多里把炸弹运来了，放在你们的店子里，等到那一夜，×军在城外开枪的时候哪，……喂，马可勃，你害怕着什么呢？……你说吧！你就把那炸弹交给别人，不，那显然是你自己动手掷，真的，你一定连炸弹一离手就立即爆发的事还是不大懂的，……是这样的吗？”

但是马可勃摇荡着他的小小的脑袋。

“不是的，” 他辩白着，“有一个人，他来得慢了一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子，上面有着×××××(×军的首领)的签名，从我的手里，他把那炸弹取去了！……什么，喔，这个人的名字是记得的，他叫做克林堡……”

这样，事态就突然的转变严重了。

检察官双手放在台面上，互相地盘弄着指头，对于马可勃的话装作不曾听见。

“什么？……你说的是谁呢？”

马可勃睁大着眼，……但是，他立即镇静下来了，他回答得更加确凿而且有力。

“谁？……就是克林堡呀？”

保卫队的总队长，华特洛夫斯基，他是有着一位名叫克林堡的弟弟的。

检察官沉默下来了。他回转头，对着和他并排坐着的总队长望了望。

华特洛夫斯基一只手握着指挥刀，一只手放在膝盖上，左胸上挂着的一排精巧的勋章儿，摇摇晃晃，刺眼地闪烁着。

华特洛夫斯基隔壁是军法处长，他年纪老了，头上披着光亮的银发，曲着背脊，咯！咯！一声两声，为着要调剂这突如其来的寂寞，他谨慎地适当地咳嗽着。

华特洛夫斯基于是耸着那高大强壮的身躯站立起来。一对严峻的眼睛，经那高高突起的胸脯向下直视着马可勃。

马可勃颤抖着。

华特洛夫斯基作着简短的语句怒吼：

“你说什么人？什么人叫克林堡？你发疯了！”

马可勃正想重又说出克林堡的名字，但是华特洛夫斯基已经挥起了他的皮靴尖，马可勃的屁股重重地倒撞在审判所最中央的一块红砖上，哼的一声，象小孩子在梦中时叫了出来的声音一样。

四

克林堡是一个年少而且精干的面包师。他还不曾结婚，可

是很早就成长了，他的上颌茁发着一根根的粗硬的英俊的胡子。他不善于应用他的强健的体格，那突挺着的胸脯不肯让它张得更挺，那高高的肩峰不肯让它张得更高，并且，克林堡在刚刚发育的时候就有着这么的一种奇异的想头，他觉得自己空间里占去的位置太多了，一个人这样的长大起来似乎是未经允许而应受干涉的一般。克林堡想极力的把自己的身材缩小，但是不行，只是把背脊弄得有点儿驼罢了。

克林堡的父亲是马福兰的村长，当他的儿子华特洛夫斯基还不曾在梅冷当总队长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很早就出名了。

约翰逊·鲍克罗（那村长的名字）的祖先是远自热带迁来的，所以，他不但是虔诚的耶和华的信徒，而且有着很深的释迦牟尼的气味。他进了高等学校。他说他的信仰是和生物学也有着密切互通的关系的。从生物学出发，他主张除了他自己，别的人都应该吃素。然而这样是不够说明他的为人的，他是一个怪异的人物，至少克林堡已经开始有着这种判断了。

有一次，一个小孩子捉到了一只鹭鸶，在村长的门口经过，给约翰逊·鲍克罗觉察了。

“你捉了它干什么用？岂不是要把它活活的弄死去吗？”

小孩子当为做出了大不了的反事，被严峻地诘问着。

“不，……”小孩子惊异地回答，“我要把它带到梅冷去卖的，……”

“为什么要到梅冷去呢？到梅冷去，为着卖一只鹭鸶，……太远了呀！你卖给我好不好？”

他把鹭鸶接在手上。

“什么价钱呀？”

他侧着颈脖，诡谲地对着那小孩子笑了笑。